

阅文集团与上图合作设立国内首个网络文学专藏库

保存一个时代的文学史

本报讯 经过二十余年发展,网络文学已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兴文化现象,众多兼具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的优秀作品脱颖而出,助力社会主义文化的繁荣。为了更好地留存优质的网络文学作品、传承中华文化价值,8月底,阅文集团与上海图书馆达成网络文学专藏战略合作并举办签约暨入藏仪式,宣布设立“中国网络文学专藏库”,通过永久保存的形式收藏阅文集团旗下享有相应著作权的网络文学作品电子版,以实现国家文献信息资料的战略保存。上图党委书记楼巍、馆长陈超与阅文集团联席CEO吴文辉、高级副总裁、总编辑林庭锋共同为“中国网络文学专藏库”进行揭牌和首批10种经典作品入藏交接。

网络文学作为当代文学多样性和多元化的代表,兼具中国特色和世界影响力的文化符号,其独特性和价值性已受到广泛认可。全国首个网络文学专藏库的设立,不仅进一步丰富了上海图书馆的特色馆藏文献,体现出上图文献资源建设的包容性,也成为网络文学行业发展的又一重要里程碑,代表其文化影响力和

社会影响力的再次提升。楼巍表示,上海图书馆作为对标世界级城市图书馆的公共文化机构,具有承担保存人类文化典籍、传承中华文化价值的重任,也应当以包容性、前瞻性、探索性来面对网络文学这种新的文学形态,其中经过业界各方合作选择的经典性作品理应纳入图书馆的文献收藏和服务范围。吴文辉致辞表示:“能与上海图书馆共同开启网络文学里程碑式的又一步,是阅文的荣幸所在。未来,我们会以更高标准要求自己,时刻保持对作品内容价值的追求,在新时代文化建设中承担起更重要、更积极的角色。”

上海市作协副主席、秘书长马文运认为,双方的合作具有深远的战略眼光,必将会对网络文学的研究、收藏、展示、推广有着积极的推进作用。原上海网络作家协会会长陈村以手写贺词形式表示网络文学“进入上图,就是进入历史”。上海市作协副主席、作家孙甘露提到近年上海对网文发展进行了全方位的支持,此次上图设立网络文学专藏库同样具有重大历史意义,他也建议,今后可以考虑将网文创作的相关研究、作家创作生态

等资料都入藏以形成一个丰富立体的文学形态样貌。上海网络作家协会会长、同时也是阅文集团“白金作家”的血红对这一历史时刻有着颇多感触,他提到网文发展从早期纷杂生长到如今许多作家努力突破局限,特别是在现实主义题材方面产生了许多好作品,证明了网文的无限潜力,此次上图设立专藏库也将进一步引导网文评价体系得到改善。

记者获悉,目前阅文集团旗下累计有780万名作者、1110万部原创文学作品,这次入藏作品由多方合作专业筛选,均为人气与口碑双丰收的佳作,包含有深厚文化底蕴的《将夜》、围绕中国工业发展历程的《大国重工》、入选2018年度“中国好书”的《写给鼯鼠先生的情书》等作品,全景式呈现出中国网络文学多元化、精品化的发展方向。在保存技术一直处于全国领先地位的上图,这次也使用了三防加强型移动硬盘作为保存载体,具有防水、防震、防火等功能,理论保存年限100年,确保文化内容的长期保存和历史传承。 本报记者 郑周明

上海文学影视创投峰会首次聚焦儿童文学

本报讯 8月31日,2019上海文学影视创投峰会暑期儿童文学暨秦文君、戴萦袅文学作品专场推荐活动举行。创办三年的上海文学影视创投峰会将目光转至儿童市场,期望通过儿童文学作品的版权推荐,为儿童动画、电影、戏剧等市场,推送合适进行二度改编和创作的文学蓝本。

本次秦文君、戴萦袅文学作品专场推荐活动,共推荐这对母女不同类型、不同主题、不同角度的儿童文学题材小说五部,包括秦文君《云三彩》《少年刘格诗的自白》《云裳》,戴萦袅《忘忧花开》《小熊包子》系列等,涵盖了儿童成长、城乡变革、女性觉醒等多个方面。

秦文君称戴萦袅为自己的“搭档”,这种伙伴关系,源自她们共同的阅读和写作习惯。如戴萦袅所言,“我父母都非常爱读书,我母亲喜欢文学

类的,我父亲喜欢政治历史类的,每天晚饭后,父母各自捧一本书坐在饭桌边在昏黄的灯光下阅读,每次看到这个画面我都觉得非常神圣、敬仰,非常希望早些识字,加入他们阅读队伍当中。”在秦文君看来,阅读之美对孩子非常重要,“有很多大师在教你的孩子,很多伟大的人给他一种榜样”,阅读也是写作之母,要写作就必须有深厚的阅读积累。

本次推荐作品中《云三彩》《忘忧花开》是两位作家的最新力作。《云三彩》是秦文君跟踪采访当事人18年,根据真实案例写出的长篇小说,首次将目光对准“因父母工作变化,从乡村来到大城市生活”的儿童群体。作品分双线叙述,一条主线是“李三彩离乡记”;另一条线索从三彩的好朋友李桂红出发,描写时下乡村的变迁与进程。

戴萦袅的《忘忧花开》则以小女孩忘忧的视角细腻地描绘了日常生活中形形色色的人和事,背景定位于改革开放二十年的上海,在表现主人公成长经历的同时,也对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国家综合实力的迅速强盛,人民生活的多元现代作了精简的侧写,囊括儿童成长、亲子关系、升学压力等多个主题,具有社会现实意义。

据悉,本次秦文君、戴萦袅文学作品专场推荐活动是上海文学影视创投峰会儿童文学专场的首项活动,另一场活动是将于9月8日举办的青年作家哥舒意《泪国》《少女蛋》的推荐专场。活动由上海市电影局、上海市作协、SMG影视剧中心、阅文集团主办,上海文学创作中心、上海市电影发行放映行业协会承办,上海作家俱乐部有限公司协办。 本报记者 何晶

(上接第3版)

海飞: 谍战小说当然属于类型化的小说,甚至也可以归类为通俗小说。但这样的通俗小说确实不好写,我觉得四处流传的小说,就不能轻视,就是有文学价值的。而事实上,在我之前的创作中,曾经写下许多跟谍战没有任何关系的小说。我至今觉得比较不错的小说可能是《干掉杜民》,再有就是《看你往哪儿跑》《到处都是骨头》等。涉足谍战类的小说,是因为我写了一个叫《旗袍》的剧本,是关于谍战的,所以后来才有了“海飞谍战世界”这样一个庞大的写作计划,把重庆、上海、哈尔滨、天津、南京等视为“谍战之城”,各写一个谍战小说,而且这些谍战小说中的人物都是固定的,例如,76号特工总部行动处处长叫毕忠良,他可以任意出现在“二战”时期上海的谍战故事中,日积月累后,上海谍战的构架愈加庞大,却纹丝不乱。我将这个概念也称之为“谍战深海”。像《风尘里》这样的古代谍战小说,应该是一个三部曲,后面还有两部,都写的是明万历年间锦衣卫介入到谍战中的故事。同样,有

专属的谍战元素,照样可以把冷兵器时代的情报暗战,写得惊心动魄。

至于文学价值,我觉得不是所有的严肃文学,都是具有文学价值的,也不是所有的类型小说,是没有文学价值的。我想,金庸、张爱玲就是类型小说的代表,而部分作品在某个时期或者长期的流传,也是不争的事实。我想呼吁的是,小说家需要更多提升讲故事的能力,需要回望过去那些流传下来的经典,如何把故事讲得风生水起,而不是一些虚无的概念的堆积。我特别期待,有一个小说的黄金时期再次到来,让我们能重新审视类型文学。

记者: 类型文学受到的另外一个“诱惑”是与影视改编密切互动,你有着小说家和剧作家的双重身份,可能也会深陷于两者的互相影响、如何平衡的问题里吧?

海飞: 其实从文学性的角度来说,长期写剧本必定是会对小说创作有损伤。写小说的时候,未必会考虑提高影视改编的顺利度,考虑IP的衍生问题。但是你的“手势”或者不由自主的“顺势而为”,会让你的一些章节,或者

小说中的桥段,倾向于影视化。比如人在事件中的极致与矛盾,比如呼应感更强,比如对人性的洞析上剧本会比小说在用力上会偏弱。

时至今日,我在小说与剧本之间徘徊、挣扎、向前。这两种矛盾的文体,有时候会让你的思绪完全错乱。我在考虑向小说倾斜,减少剧本的创作量。有很多时候,我都觉得除了工具书以外,我都不怎么阅读虚构的文字了,不了解小说家们正在写什么。这显然是一件对内心十分不负责任的事。

记者: 近期除了谍战小说以外,还有写别的小说计划吗?

海飞: 谍战小说部分,《苏州河》《陈开来照相馆》《内线》这几部都已经有了具体内容和出版计划。但是,长期的谍战小说写作,让我时时沉思,可能需要有节制的写作,拒绝雷同。所以也许在某一个为期不远的时间内,可能会暂停谍战小说,去创作一个叫做《长亭镇》的长篇小说,讲的是辛亥年间的江南故事,其中有武侠,有说书,有中医,有十里长山,有蓑衣寺院,有江南明亮的恩怨。

八月世界文学期刊动态

张熠如

《卫报》专访乔治·R·R·马丁

在改编自《冰与火之歌》的《权力的游戏》完结后,原著作者乔治·R·R·马丁接受了《卫报》的专访。目前,原著小说的第六部《凛冬寒风》(The Winds of Winter)还没有写完,而最后一部《春日幻梦》(A Dream of Spring)尚未动笔。乔治·马丁在采访中提到,剧集完结是一种解脱,而成名给他带来的遗憾之一,就是不能再像过去一样自在地逛书店。他还回应了书迷和剧迷对《权力的游戏》的激烈讨论:“我很喜欢观众和读者的情绪反应——无论他们是看了小说还是电视剧。情感就是虚构作品的魅力所在。如果你想写一篇有观点的文章,如果你想说服别人,那你可以写散文和新闻,写非虚构文学。但当你读、在看虚构作品时,你应该觉得你也活在作品中。如果作品中的角色死了,而你却无动于衷,那作者其实就是失败的。”

《独立报》德博拉·利维新作

出生于1959年的英国作家德博拉·利维曾凭《游泳回家》(Swimming Home)和《热牛奶》(Hot Milk)两次入围布克奖短名单,也曾被《泰晤士报》赞为“当代英语小说领域最激动人心的声音之一”。在今年出版的新作《目睹一切的男人》(The Man Who Saw Everything)中,利维通过跨越时区的写作手法,讲述了一个有关自我认知的故事。在故事中,一位年轻犹太历史学家遭遇了车祸,而事发地点正是披头士乐队专辑封面上著名的斑马线。近三十年后,相似的车祸再次在同一个地点发生。评论认为,利维的新作探讨了欧洲大陆的过去与现状,也结合了英国脱欧的社会现实。值得一提的是,《目睹一切的男人》入围了2019年的布克奖长名单。

《苏格兰人》爱丁堡国际书展

8月10日,一年一度的爱丁堡国际书展正式开幕。今年的书展迎来了来自六十多个国家的九百余位作家,举办了八百余场文学活动,阿里·史密斯、萨尔曼·鲁西迪等知名作家都参与了多场讲座。苏格兰小说家凯瑞·哈德森和美国作家萨拉·斯麦什探讨了当下社会对贫穷的定义。凯瑞·哈德森谈到自己居无定所的童年时光,而萨拉·斯麦什则回忆了在堪萨斯州农场长大的经历。她们的国籍虽然不同,但贫穷和不稳定的经历却依然相似。

《纽约时报书评周刊》

互联网如何塑造当代英语

互联网大幅提升了非正式英语写作的普及度。在新作《因为互联网》(Because Internet: Understanding the New Rules of Language)中,语言学家格雷琴·麦卡洛克探讨了互联网语言对英语写作的改变。在很多学者看来,互联网让书面英语日渐式微,年轻人的语法也因此退步,但麦卡洛克认为,现在的年轻人每天都在网上聊天,语言输出要比上一代人多得多,很多高中生写的帖子要比十年前用户的文字更为复杂。互联网不仅改变了我们使用语言的方式,也改变了对语言的认知。在印刷品上出现的书面英语过于权威,很难改变,而互联网语言则是集体协商、不断变化的产物。互联网使语言产生了新的规则,每个用户都是新规则的贡献者。

《电报》赫尔曼·

麦尔维尔两百周年诞辰

8月1日,《白鲸》作者赫尔曼·麦尔维尔迎来两百周年诞辰纪念日。在作家D.H.劳伦斯看来,完成于1851年的《白鲸》是“世界上最奇特,最精彩的书之一”,但在麦尔维尔在世时,《白鲸》只售出了不到4000本。如今,这部经典作品已经成为美国中学生的必读书目。在学者看来,这个捕鲸故事包含了跟《圣经》、古代史诗和莎士比亚有关的知识,也能和《哈克贝利·芬历险记》一样传达友谊的概念。在南北战争还未开始的年代,麦尔维尔罕见地打破了美国的种族主义、本土主义和宗教刻板印象,这也是他的突破性所在。